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◆人间小景

◆山川故园

融雪茶园

下了一周的雪，江南的碧玉簪设成了白玉簪，静静立着，呈现出不可名状的寂静之美；而青罗带也被镶了白玉的边儿，带子还在缓缓飘拂，而白玉的边儿，被流水一点点擦拭，渐渐的，有些就融入了水中。隔着白玉边儿的水草，有些枯黄的，瘦挺着，像国画里的随意的线条；而有些，则依然青绿。青绿着，一会儿含着白玉的边儿嬉戏，一会儿伸手到流水里忘情。依山而建的村庄，粉墙黛瓦现在都被雪给覆盖了。村子安静得像个睡熟的孩子，只有村头的火棘果，通红的，如同孩子探出被窝的笑脸。

此刻，我们正行走在仙寓山的高山茶园里。

茶树经冬犹绿，还开着些许迟来的茶花。茶树花与茶花形相似，但明显小了一圈。颜色上也大都是粉黄加上青白，花蕊细小而明黄。万物皆有各自的法则，茶花本就是为着开花，为着被人欣赏；而茶树花却只有一项目——为着结果，繁衍，传承。茶花是明亮的，丰饶的，清丽的；而茶树花则是朴素的，低调的，厚实的。我从茶树茎间蹲下身子，仔细地看一朵茶树花。它藏在茶树叶间，像一个诚实的汉字，正生长在茶园这本大书中。它的花朵半打开，花蕊却从半打开的花瓣间，探出头来。一小丝积雪，正顶在花蕊上。这默契与互相形成的美感，任是再高明的人也难以做出，而在茶园里，一花蕊，一细雪，就将它们完成了。天地大美，万物大美，与之相比，一个人除了感叹的份儿，还能有什么？

好在我们有读美和欣赏美的眼光与心。这偌大的山，从山下看，也是白玉簪。而从山顶看，则是一只巨大的白玉盘。盘子中盛着茶树，盛着这些渐渐走向山顶的来客。

我们是在无意中决定来江南的。但细看，一切的无意，其实都是有意。我们慢慢地在茶园中走，山顶平缓，最中间是一棵落光了叶子的老树。树干被雪映得更加黑漆。树旁不远，有两间草房。草房门口，此刻已支起两口大锅。柴火正被点燃，不一会儿，风吹着火苗，蹿起三四尺高。锅里的水，开始冒泡。有些精于厨艺者，开始主动下厨。一时间，一幅《白雪茶园午炊图》，就在这江南的茶山上，盛大而安静地展开了。

我独自走向那棵老树。树确实很老了，应该是榆树。树皮光秃，但能看得出来沧桑。这树长在这山顶，风吹得比别的地方更猛，雨打得比别的地方更强，就连日头，也比别的地方更烈。但万物自有生存之理，它选择了这地方，它就一样抽枝，长叶，开花。榆树其实也是结果的，只是很少被人看见。人们看见它虬曲的树姿，或许偶尔能想起榆树粳的清苦。但不可能有人注意到它的果实。我绕着树转了一圈，果然就在不远的茶棵下，找到了几粒榆树果。也是黑漆的，小小的，因为寒冷，而皱着皮层。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从这山上一直只有这一棵树来看，它的目标是山下，或者更远。这没有错。所有的生长，都是为了远行。我向这些果实与老榆树致敬。

雪一直在融化。只是融雪无声，那种静寂，是透心的静寂。有一年，我在老家龙眠山里，一个人边走边听融雪声。清冽，古雅，如同桐城派古文清正雅洁。这山上的融雪声，似乎更小。雪直接融进了茶园。茶树的心地，因此更加透明、澄澈。我想起一杯新茶的干净与空灵。我又想起：每年的清明前后，这茶山上，茶叶的清香，一定还裹着雪的清白。一杯茶，绝不仅仅是茶叶与水，而是四季的光、风、雨、雪和种茶者、饮茶者以及所有经过者的加持。

开饭了。山顶好饭，好菜。一锅白米饭，一锅萝卜烧肉，外加腌制小菜。每人一海碗，饭菜混装，热血沸腾，香味像一千万的彩票，让人心急手急嘴急。边吃边笑，边笑边谈，满山静寂之中，唯有这一群特意来江南仙寓山的人，他们很快就像这连续一周的雪一样，融进了山里，成为来年茶棵上新发的一枚茶叶、或者老榆树上的一枚新叶。甚至跟随着老榆树的种子，飘向它应该飘落的远方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贺卡时代的温柔

马俊

我上初中后，开始流行送新年贺卡。纸质贺卡流行了大概有十几年吧，直到网络普及，电子邮件和电子贺卡出现，“贺卡时代”才悄然闭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那是一段温柔美好的岁月。

新年到来的时候，我们精心挑选一张贺卡，在上面写上最真挚的祝福，送给亲友。没有过这种经历的年轻人，很难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。人人都像怀揣着千回百转的心思，挑贺卡、写贺卡、送贺卡，每一个步骤都如同一场浪漫的表白，从构思酝酿到表白成功。直到贺卡送出去，我们像了却一桩心事般满足和欣喜。那张小小的贺卡上，带着我们手心的温度，更带着我们情感的温度，多么浪漫诗意！那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，展现着无限新意和巧意。

新年贺卡送给好友、老师、长辈，是含蓄年代人们表达情感的最佳途径。赠送贺卡，无需寒暄和周旋，直抒胸臆即可，表达感情最明

了。你可以通过贺卡上的文字，送出一份独一无二的关爱、尊敬或祝福。那个时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，我们都努力把贺卡的话写得精致美丽一些，因此也锤炼了文笔。我就是因为写新年贺卡上的祝福语喜欢上短诗的，尤其喜欢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

每当我在崭新的贺卡上写祝福语的时候，都会端正正正坐在书桌前，恨不得来个“焚香净手”的仪式。心中酝酿已久的情感，缓缓流淌到笔端，化作贺卡上一个个灵动的字。那些字，每一个都有温度。它们温柔纯净，暖意融融，能够温暖与我心灵相通的朋友和尊敬的师长。有的贺卡是当面送的，交给对方的时候，彼此会心一笑，千言万语都在贺卡中。有的贺卡是邮寄出去的，每次在信封上写下地址，贴好邮票，我都会捏一捏里面硬硬的贺卡，希望它们能够如愿抵达。贺卡寄出去，我总会想到李清照的词：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



冬景
汤青摄

◆书心书影

闲时读书又一年

肖胜林

初春，购得《苏东坡新传》一书，李一冰先生所著，上下两册，近千页。全书选材细致严苛，史料丰富翔实，以苏东坡的诗词为线，还原了立体的鲜活的苏东坡形象。

春天事杂，闲时间少，遇见心仪的书，又不想走马观花，这书便读得慢。从“微雨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初春读到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的暮春，边读边记，书读完，竟也写了几十页的摘录。“长恨此身非我有”就该“忘却营营”；既知“高处不胜寒”何不“江海寄余生”？苏东坡一生无论身陷什么样的境遇，都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他的从容旷达、乐天洒脱自带光芒，让每个仰望他的人，内心都如明月照彻。

《雨天的书》是文友寄来的，书是周作人先生

的自编集，装帧小巧精致，再加上这书名，未读，已生欢喜心。《雨天的书》收录了《喝茶》《北京的茶食》《故乡的野菜》《乌篷船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。所收录的散文或闲适或温情，当然也不乏反讽与思想讨论，整体文风“明净雅致，疏淡闲远”。

夏日的午后，蝉鸣聒噪。沏一杯绿茶，打开《雨天的书》，读三五文，便蝉声不闻，通身舒畅。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”这种生活多美好；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同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上十年的尘梦。”这种生活多惬意。

◆信笔扬尘

去看“我有一所房子”

张建明

工作之余，我常到办公室对面的图书室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新书上架，也想海一淘老书珍宝。这次，我的目光坚定地落在了《海子的诗》。我不知怎么写诗歌，但我知道这本集子的厚重，它刻录着一个时代的符号，尘封着“春暖”与“花开”。

翻开集子，有对黄土地饱含深厚复杂情感的《亚洲铜》，主人却是“青草”，这篇是他首次用“海子”笔名发表的诗歌。有渴望梦想与自由的《以梦为马》，正憧憬着美好的生活。有向人们展示一个多姿多彩乡村世界的《麦地》，满满地充满着对父辈的敬仰。当然，还有耳熟能详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。我虽不“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”，但定要去看看“我有一所房子”。

这所房子的主人便是海子，原名查海生，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。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，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。大学期间，海子开始诗歌创作，与西川、骆一禾被称为“北大三剑客”。1989年3月26日，海子在山海关以身殉诗，年仅25岁。

由于来得比较早，偌大的诗歌广场只有我一个人。这种出奇的安静，能让我默默地注视着远处“故乡的小木屋”，还看到了“一缸清水”。广场上有四面弧形的石壁，围成一个圆形。四周的石壁上以

经典篇、麦地篇、爱情篇和家园篇为脉络，将海子的名篇佳作雕刻其上。此时，我遐想并遥望2000多公里之外的德令哈，是否也有一缸清水？

在诗歌广场，我静静地品读海子的诗句，这一首首动情的诗歌，无一不透露着海子对故园、土地、亲人最赤诚的爱与恋。海子没有忘记自己的根，时刻惦记着这方热土，并不断送上他的祝愿，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，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。

海子纪念馆位于诗歌广场的北侧，为一幢两层并很有识别性的现代建筑。一楼大门有副对联：叶落秋高感大美不言出海子；花开春暖知泰初有生是天德。入门的主体照片，便是那幅较为经典的黑白的“仰天照”。照片里的海子，虽似放荡不羁，但更多呈现出的是他的真实、洒脱、豪迈的一面。我想，无论谁站在门前看到这幅照片，总会看到一望无垠的麦地。麦浪——天堂的桌子，摆在田野上。

纪念馆展出内容分为五个部分：查湾的海子、北大的海子、昌平的海子、海子的诗、春天十个海子。展品有不同时期海子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中使用过的物品及照片、书信、书籍。在这里，人们追寻海子的每一寸生命之光，也在不停找寻自己心中未解之答案。展柜中，还专门设了一块

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。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”虽然我寄出去的不是相思，但那种幽微婉转的情感是相通的，那是属于“贺卡时代”的温柔。

送出去的贺卡，白鸽一样“扑啦啦”飞向四面八方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会收到很多翔舞而来的贺卡。那些新年贺卡，携着美好的祝福，落到我的手心里，每一张我都会用心欣赏。最惊喜的是收到意料之外的贺卡，那是默默关注你的人送上的一份新年礼物。高三那年，我收到一个男生的贺卡。他在贺卡上写下席慕容的诗句：“我好像答应过你，要和你一起，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……”看到那些字，我的心怦怦直跳。想到还有半年就要高考，我悄悄把那张贺卡收藏起来。毕业后的那年新年，我回寄给他一张贺卡。

那时候的贺卡，各式各样，都特别漂亮。我喜欢带有风景图片的贺卡，至今还收藏着不少这样的贺卡。有一张贺卡上，远山连绵，流水清澈，美得像世外桃源，特别有意境。我能够想象出，送我贺卡的朋友一定是用了心的。贺卡时代已经远去了，但留给我们的温柔依旧。多少次，我在新年的暖阳中，沿着温暖的线索，去追寻那一只只飞远的鸟儿，怀想曾经的浪漫时光。往事如落花，即使了无踪迹，也会留下缕缕芬芳。

《见信如面》是一书信集，收录了鲁迅、徐志摩、朱生豪等国内名家的书信。读鲁迅写给许广平的情书，看他对许广平种种奇特的称谓和自称，让人莞尔，不由得感叹这就是爱情啊！如果没有许广平，鲁迅就只是冷峻的思想先驱者；有了许广平，鲁迅先生才不光是思想斗士，更是一个多情的丈夫、有趣的男人。《见信如面》整本书里，我最喜朱生豪的信。他的情书透露着天真、率性、纯粹，那一行行文字就如晶莹剔透的珍珠，像天地孕育出来的那般自然可爱。

这本书是一段日子里临睡前读的，书放在枕边，夜深人静，秋虫呢喃，拿起书，随意读几件名人的书札，感悟他们深情款款当然还有他们的家国情怀，是一份难得的享受。

书架上有汪曾祺先生的《人间草木》，前年读过，去年读过，今年又读。人们说：“在汪老的笔下，花开成景，雨落成诗。”确实如此。汪老的文字值得一读再读，读汪老的文字，就是对心灵的最舒服的慰藉。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文字里有纯净的诗意的美，打开书，喧嚣的世界就安静了。

世事繁杂，日子飞快，转眼又是一年。好在这一年，依旧能坚持闲时读书，而读书，使内心沉静柔和起来，让日子也充盈起来。

“海子母亲常读的海子诗集”提示牌。其中，一本为《海子的诗》，另一本为《海子诗典藏》。

海子故居，是海子家人用他的稿费仿照老屋布局建成的一栋三开间的瓦房，门头的匾额题有“海子故居”四个大字。故居正中是客厅，左侧是海子父母的卧室。右侧是书房，其实就是海子的藏书室。听海子的侄孙媳妇介绍，为了更好地展现海子的阅读、写作和生活，海子母亲将海子在北京昌平宿舍中的一切，包括这些图书悉数搬运回来，并与家人一起对这些图书按不同时间段进行整理编号，分类摆放在书柜里。其中，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较多。

参观海子纪念馆和故居，拜读了海子生平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，还见到了海子的母亲。老人家虽说已经八十多岁了，但精神很好，思维清晰。当我从二楼参观结束下来时，老人家看到我后还特地走到楼梯口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今天第一个到的，是从哪里过来啊……”其实，我已是一个到了“知天命”之人，但在一位老母亲眼里，我们永远都是她们的小伙子。

去怀宁看海子，是我多年深藏在心中的一个想法，在“看”到了海子的那一刻，心情还是非常激动和感慨。感慨这“诗”过境迁的岁途如虹，感激灵动文字间的安福尊荣，也感念“我有一所房子”这一硕大的精神家园。

诗人从未离开，弦歌从未间断。正如海子纪念馆结束语所写：纪念海子，正是为了重新发现诗歌的意义，发现诗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。海子用他短暂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他带着高亢的诗歌走向永恒和辉煌。

感念海子，让我们一起去装饰属于自己的那一所房子，在喧嚣纷攘的人群中保持一份挚爱，留足一抹宁静。

电话那头你说的是家乡话，口音和以前一样，语速还是那么快，就是嗓音粗了些；而我的语言，早已改腔换调了，惹得你不停地问：“你可是静啊？”也许，变的只是我。

是哪一年的冬季呢？你带我去你家田里挖荸荠。清晨，松松软软的泥土似还没睡醒，在我们脚下发出梦般的呢语。泥土上有一些稀稀疏疏的白霜，在晨光的轻描淡扫下，忽闪忽现，衬着黑土地上偶见的枯黄枝叶，田野愈发清冷了。你挖，我捡，由于没经验，挖出的荸荠基本上是半个半个的。冷风直往我们棉衣里钻，挖了一会，面对着小半篮子残缺不全的荸荠，我们失去了继续挖下去的耐心，你对我说：“别冻着你，你先回屋子里去吧。我去池塘边把它们洗干净。”等你洗完荸荠回来后，我看着你冻得通红的鼻尖和马尾辫上扎着的头绳颜色交相辉映，笑容满满的脸上，眸子清纯如夏夜的月色，可爱之至。

你忙着在屋子里生火，说：“山里风大，比你家冷。”你利索地往炭火盆上架着木柴，燃起的木柴烟满屋子跑，熏得我们泪水都流下来了。抬眼处，看青瓦嵌在木头椽子里。没有天花板的屋子，父母不在家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熬过冬日一个个寒冷的白天黑夜，坚持走好几里路去学校上学的呢？我却从没听到你向我倾诉生活之苦。只知道，我学习之外的日子，因为受到你无忧无虑的笑容感染而分外有趣起来。于是，你的左右，总有我的影子。

周末的黄昏，我陪你去你家小阁楼上拿木柴做晚饭，一不小心，我碰开了爬满蛛网、镶有木雕的木窗。窗户打开的刹那，我陡然发现了青山绿水中间跳跃着的点点妩媚：“快看，映山红开了，好漂亮！”你抱着一堆柴，直视那片景，喃喃道：“终于开了，妈妈说映山红开了，她就会回来陪着我走了。”然后，一滴泪，滴落在我的手背上，冰得我胃里漾起一丝痉挛。那个春天，仿佛是我推开了你苦苦等待的花开。

“过去的事，你忘了吗？现在车子方便，村里的路也修好了，尽早过来，我等着和你聊天呢！”电话那头，你邀请的声音热情极了，我很感动。我们一起翻越过的一座座山峦、喝过的夹杂着山的气息的溪水，都在我的眼前晃动。可我又怕看到的景观及人与记忆里的判若云泥。当我与你的交谈因为没有了共同语言导致四周突然沉寂下来时，我会无所适从；我担心记忆里那个宛如世外桃源般村落的宁静，会被一群人没心没肺的嘻嘻哈哈声打破；我更担心溪水边的蕨类植物被踩踏得抬不起头，还有各色的塑料袋飘浮在树枝、小草上。我宁愿你村子永远不被别人发现，知道它好好地、一如既往地活在自然里就心满意足了。

◆风雅颂

怀念母亲

李锡望

离家的日子，萧瑟的冬天
军营生活，熬炼如烈火
当兵是苦，信念不能动摇
熄灯号后
白天训练的疲劳
夜晚深沉的牵挂
亲爱的母亲，我想念村庄的炊烟
亲爱的母亲，我想念微弱的灯光下
您缝缝补补的温暖……
如今，很多思念的人，牵挂的事
早已磨损或长满青苔
不如，回到从前

